

魔霸江湖



歐陽一鳴著

魔 霸 江 湖

欧阳一鸣 著

(二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三章 断梭传柬

那长衫白髯老者，本欲拂袖而去，但一见袖手樵隐和陈玄霜交手情形之后，似是突然打消去意，目光专注陈玄霜脸上，问道：“姑娘可是冥岳岳主门下弟子么？”

陈玄霜转脸低声对方兆南道：“那老樵子的武功，当真是高，只怕我打他不过，咱们还是别和他打啦！”

那白髯长衫老者，看陈玄霜不理自己问话，却和方兆南喁喁细语，心头甚是恼怒，但他已目睹陈玄霜的武功，不敢贸然出手。

一时间大厅上鸦雀无声，双方虽都暗运功力戒备，但谁也不肯抢先出手。

方兆南忽然想到那怪姬囚居山洞，除了那峭壁间石门之外，还有一条秘径和这朝阳坪上石屋相通，袖手樵隐居此处时日不短，想必已知此处隐密，正沉吟间，忽见那金箍束发的道人站了起来，缓缓抽出背上宝剑，朗声说道：

“江湖间盛传‘七巧梭’诸般事迹，可惜贫道始终未能亲睹，今日能在史兄这朝阳坪上，先一会冥岳门人，以证江湖传说之言是真是假，纵然史兄不应允下山之事，咱们也算不虚此行了。”

此人一番话，立时提醒了厅中所有之人，那两个身躯

高大，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，相互瞧了一眼，双双跃飞在厅门之处，回身挡住去路。

那白髯老者斜向一侧横跨两步，站了左翼方位，灰袍僧人提起禅杖大迈一步，居中而立，袖手樵隐不自觉移了两步，也站了右翼之位，刹那之间，组成了合围之势。

陈玄霜一颦秀眉，低声问方兆南道：“他们在说甚么，‘七巧梭’和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方兆南摇头一叹，道：“他们把咱们当成冥岳中人了！”

那金箍束发道人举剑划出一圈银虹，护着身子，逼到方兆南身侧说道：“‘七巧梭’被武林朋友视为死亡标志，贫道闻名已久，今日幸会传梭之人，敢问两位深夜中来到这朝阳坪上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在下方兆南，这位是我师妹陈玄霜。”

袖手樵隐冷冷地接了一句，道：“你的师妹倒是真多。”

方兆南不理史谋遁讥讽之言，接道：“我们夜入朝阳坪，只不过想向史老前辈借点应用之物，还有两件疑难不解之事求教，诸位这般把我们围困起来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那灰袍和尚接道：“贫僧出家之人，从来不打狂语，那位姑娘身怀江湖视作死亡标志的‘七巧梭’错是不错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不错！你要怎么样？”

那长衫白髯老者半晌没有讲话，此刻突然冷冷接了一句，道：“两位夜入朝阳坪，想必是传梭作柬，邀人赴你们招魂之宴了？”

方兆南看几人硬指自己和陈玄霜为冥岳门下的传梭之人，心中虽然十分气恼，但陈玄霜身怀半截“七巧梭”之事，千真万确，一时间又想不出适当措词解释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诸位是认定了我师兄妹，是冥岳门下的传梭之人了？”

那灰袍和尚道：“贫道亲眼看到那姑娘由怀中取出断梭，和目下武林中断梭邀筵之事，正想谋合，那自是不会错了。”

陈玄霜缓缓由怀中摸出半截“七巧梭”来，说道：“你们说的可是此物么？”

众人凝目望去，只见陈玄霜掌心之上，托着莹晶夺目的半截断梭。

厅中之人虽然都知“七巧梭”之名，但真正见过的人，似是不多，除了那灰袍和尚之外，都伸头向前望去。只见她掌心托着半截银光灿烂的断梭，在灯光耀耀之下，隐隐泛起蓝光。

那白髯长衫老者突然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此物正是此次重现江湖的七巧梭……”

袖手樵隐冷然接道：“老夫还是初见此物，给我瞧瞧！”

陈玄霜一缩手，把半截断梭藏入怀中，道：“有什么好瞧的，看一眼就算了……”

袖手樵隐怒道：“你敢这等藐视老夫，半截断梭，难道老夫还会要你东西不成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这是爷爷遗留之物，如何能够让你拿在手中，哼……”

袖手樵隐道：“不管什么人遗留之物，老夫也要仔细看上一看！”晃身直欺过来。

方兆南急道：“老前辈乃武林中极有身份之人，岂可硬抢别人之物！”举手疾向袖手樵隐拂去。

袖手樵隐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竟敢和老夫动手！”右手急出，一招“金索缚蛟”，迅速绝伦地向方兆南手腕之上扣去。

他见那缕衣村女武功高强，身法灵活，而且内力深厚，刚才和她动手之时，吃了大亏，心中已存向方兆南下手之意，只是一时之间找不到藉口，一见方兆南向他出手，正合心意，他在数月之前已见过方兆南的武功，心想这一招擒拿手法，定然可以得手。

哪知事实大出了他意料之外，方兆南突然一翻腕，拂出掌势倏然间变成点击之势，食中二指如疾电奔驰一般，反向袖手樵隐脉门之上点去。

这一招变化不但迅如电火，而且大出意外，袖手樵隐吃他迅快的点袭之势，逼得向后退了一步，怔在当地。

要知他数月之前，初见方兆南时，他武功尚十分平庸，想不到三月不见，他武功竟似精进数倍，这拂击和指袭之中，暗含了拂穴截脉的极高手法。

方兆南施展出那老人传授的武功，迫退了袖手樵隐之后，并未再趁势追袭，望了环伺群豪一眼，朗声说道：

“在下师妹，虽然身怀半截‘七巧梭’，但我们却和传授梭邀宴天下英雄的冥岳中人，毫无关系，而且还和他们结有梁子。诸位如若不信，尽可问史老前辈，在下和冥岳中

人结怨之事，他虽未尽知底细，但却是亲眼看了一部分经过的情形。”

群豪一齐转眼望着袖手樵隐，似是静待他的答复。

史谋遁冷冷接了一句，道：“此事倒是不错。”

那手拿禅杖的灰袍和尚，忽然插口接道：“据贫僧所知，这‘七巧梭’除了在下自称冥岳岳主之外，尚未闻得其他之人用过……”

方兆南道：“这半截‘七巧梭’是我师妹一位长辈留下的遗物，来自何处，在下不很清楚，不过兄弟可以肯定告诉各位……”瞥眼见靠壁一张木桌之上，端放着一支银光闪闪的“七巧梭”不禁惊叫道：“哪里来的‘七巧梭’？”

群豪转头望去，果见一银光闪闪的“七巧梭”放在桌面之上，梭下压着一张白笺。

袖手樵隐冷哼一声，伸手取出身下白笺，群豪都为桌上的梭笺，惊得呆了一呆，才齐齐围了上去。

探头望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字邀阁下于今年端午节时之前，赶到冥岳‘绝命谷’中，敬备招魂之事，为阁下接风洗尘，如若胆敢不遵此约，定将全予杀毙，下面署名冥岳岳主柬邀几个大字。”

方兆南瞧得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原来此人自称冥岳岳主，不知是何用意。”

袖手樵隐把手中白笺交给那白髯老者，道：“伍兄请仔细瞧瞧这张纸上的笔迹，可和其他柬上的笔迹一样么？”

那白髯老者接过白笺，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这个兄弟已记不得了，但这柬子形状瞧来，没有差别……”

袖手樵隐冷哼一声，回头对站在身侧的盛金波道：“你早晨打扫这厅房之时，可见到这张白笺么？”

盛金波道：“没有，弟子中午之时，还打扫过这座客室。”

袖手樵隐不再追问，随手把“七巧梭”藏入怀中。

那灰袍和尚插嘴道：“史施主既然接过了这邀约之柬，不知是否要履约赴宴？”

袖手樵隐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夫虽不愿过问他人之事，但也不容他人寻我麻烦，哼！说不得要破例下山一行，瞧瞧那自称冥岳岳主之人是何等人物！”

那长衫老人一听史谋遁答应下山之事，立时接口说道：“史兄既允下山，兄弟此行总算不虚……”他微微一顿之后，接道：“望重武林的少林寺主持方丈，为此要亲自移驾东岳，主持天下英雄大会，群集我武林同道高手，共谋对敌之策，会期定在三月初三日，距今时已不足一月工夫，望史兄能及时赶往参与。”

那灰袍和尚接道：“东岳之会，不但关系我武林同道中千百生灵的劫运，而天下高手尽皆参与，也可多结识几位朋友……”

袖手樵隐冷冷接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届时赴约，决然不会误时，穷山之中，无物敬客，诸位有事，早些请走吧！”

在场之人听他竟然直接出言逐客，个个脸上神色微变，那白髯老者先大步出门而去，两个中年大汉和那灰袍和尚相随离开。

袖手樵隐目送几人背影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
陈玄霜低声对方兆南道：“这人不通一点人情，咱们别理他啦！”

她自和袖手樵隐相搏两招之后，已知这樵夫装扮之人，武功十分高强，如若再打起来，实难有胜人把握，不如早此离去。

方兆南还未来得及答话，袖手樵隐已抢先说道：“既然来了，岂能这般容易离去……”

他微一停顿之后，目光投注在方兆南脸上，冷然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要请教老夫，现在快些说吧！说完之后，老夫要好好的教训你们一顿。”

方兆南看眼下情势，已难免一场大战，倒不如落得豪放一些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这朝阳坪上可只有你们师徒两个人么？”

史谋遁双眉一耸，怒道：“不是我们师徒二人！还会有你不成？”

方兆南冷笑道：“这朝阳坪下山腹密洞之中，住着一位身受重伤的老妪，难道说老前辈就当真不知道么？”

袖手樵隐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老夫居此数十年，就不知此事，你在那里听到人胡说八道……”

方兆南大声接道：“此人是我亲眼所见，难道还会相欺不成，老前辈若不信，不妨同去一瞧究竟！”

袖手樵隐道：“真有这等事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在下一向不打诳语。”

史谋遁沉吟片刻道：“好吧！如若没有此事，你们两

个别想好好的离开我朝阳坪！”

方兆南看他神色似非装作，一拉陈玄霜转身向外走去。

袖手樵隐紧随两人身后，出了茅舍，走到那山角之处，转入一座石洞中。

数月之前，方兆南曾携同周慧瑛经由此洞走过，记忆犹新，入洞之后，毫不停留，直向前走去。

深入数丈之后，形势逐渐狭窄，仅可容一人侧身而过，袖手樵隐紧随在方兆南身后，他武功高强，也不怕方兆南暗施算计。

三人奔行一阵，到了那洞中倾斜之处，方兆南回头说道：“诸位小心！”当先滑落那老姬相遇的洞中。

同时四人，个个都有惊人武功，一瞧方兆南当先而下，都照样滑落下去。

盛金波晃燃了手中火折子，果然见一具仅余发骨的尸体，散落一地。

那尸骨本甚完整的仰卧在石榻之上，却被方兆南在气忿之时，一掌打了下来，散落一地。

方兆南指着那散落的白骨，说道：“上次晚辈和师妹由这经过之时，此人还未死去，强行把我师妹留在此处，迫我到九宫山中找知机子言陵甫，替他讨取九转生肌续命散，以药易人，限期三月，哪知晚辈依约返来时，她却已等得不耐，把我师妹先行害死，晚辈气忿之下，把她尸骨推落在地上。”

袖手樵隐仔细瞧了一阵，伸手从那散垂在地上的乱

发中，取出了一枚金钗，映着灯光一瞧，不仅脸色一变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想不到名传武林的玉骨妖姬，竟然隐居在我这朝阳坪下蛰伏了数十年。”

方兆南伸首过去一瞧，只见那金钗上，雕刻着俞罍花三个小字，字迹歪斜，而且痕印深浅不均，一望即知不是匠人所刻，大概是她被人满身涂了化肌药物之后，自知必死无疑，拔出这支金钗，用指甲之力在钗上留下自己的姓名。

方兆南和陈玄霜，都不知玉骨妖姬俞罍花是何来历，虽听他叫出了姓名，仍是茫无所知。

袖手樵隐把金钗放入怀中之后，说道：“此人何时隐居在我朝阳坪上，我是确实不知……”他望了方兆南一眼接道：“不知令师妹尸体现在何处！”他看完了全洞，不见周慧瑛的尸体，故而问了一声。

方兆南道：“我师妹尸体已被我移置洞外，前辈既然不知此事，在下也就不便多问，但这俞罍花来历，甚望老前辈，能说给晚辈听听？”

袖手樵隐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老夫生平最是不愿多话，但你带我找到玉骨妖姬的尸体，虽是无心，但老夫素不愿无端受人之惠，就把玉骨妖姬其人事迹，告诉你以作答谢。”

方兆南忽然想起师妹遗体还放在那大岩石上，虽然已经用树枝山石围护起来，终是放心不下，当下说道：“老前辈既肯相告，晚辈感谢不尽，不过我师妹遗体放在外面，心下终是难安，敢请移驾我师妹遗体存放所在，晚辈只要听

得这俞罍花来历之后，就立即告别，决不再惊扰老前辈的清修。”

袖手樵隐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年纪轻轻，花招却是不少。”

方兆南知他孤僻性格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微微一笑，当先跃出洞去。

陈玄霜，袖手樵隐，盛金波紧随他身后追去，四人一口气跑到陈放尸体大岩石处，方兆南瞧那围在尸体四周树枝仍甚完好，才放下心，说道：“老前辈说说玉骨妖姬之事，晚辈就立时告别！”

袖手樵隐仰脸望着天上繁星，似是回忆往事，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冷冷的说道：“这玉骨妖姬俞罍花，乃数十年前江湖上最为淫恶的一个女盗，心狠手辣，杀人无数，曾被武林中正大门派中高手联合追杀，想不到她竟逃到我这朝阳坪下隐居起来。”

这一番话说的甚是简单，叫人听不出一内容，方兆南一皱眉头，忖道：如是这一单纯之事，我还要问你作甚，不禁问道：“不知那玉骨妖姬其人的武功如何？”

袖手樵隐是一位最不愿多话之人，如不一句一句的追问于他，他决不愿多费唇舌。

袖手樵隐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如是武功平庸之辈，岂是当得淫恶之名，这二十年来，你可算和老夫说话最多之人……”忽然转过身子，大步而去。

方兆南正待追赶上去，拦住他的去路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此人既不常在江湖之上走动，性格又极为孤

僻，只怕对江湖上的人物形势，所知有限，纵然拦住了他，也难问出个所以然来，倒不如让他去吧！

盛金波一见师父转身走去，立时紧随身后而行，两人脚程极快，片刻间走得没了影儿。

陈玄霜望着两人去向，啐了一口，道：“不通情理的老怪物。”

方兆南倚身在大岩石上，心中暗自想到：“眼下师妹既已死去，西湖栖霞岭之行，已无必要，余下二桩心愿，是为师父师母报仇，现下仇人虽已知道，但对方实力强大，以一己之力决难如愿，天下英雄聚会泰山，共筹对付冥岳主之策，倒不失是一个机会，眼下人期即届，倒不如赶奔东岳一行，想那天下高手联合之力，自是强大无比，冥岳中人决难对付得了，虽然不能手刃师门仇人，但如能亲眼看到他饮刃溅血死去，也可聊以自慰，二是想法替陈玄霜找一所安身立命之处，以酬谢那老人相授武功之恩……。”

心念一转，回头望着陈玄霜：“师妹可想到东岳去看看那天下英雄聚会的热闹么？”

陈玄霜喜道：“好啊！我早就想对你说了，但怕你想师妹之死，不愿瞧这等热闹之事，不敢开口。”

方兆南黯然一叹，纵身跃到大岩石上，负起师妹尸体，说道：“咱们找处风景绝美隐蔽之地，把她暂时埋起，待瞧过泰山英雄大会之后，再来把她尸骨运回，和我师父师母合葬在一起。”说完负起尸体，跃下岩石。

陈玄霜不知他何以又改变火葬的主意，但却不便多

问，两人默默向前走着。

归来玉人尸已寒，确实伤透了方兆南的心，使这位才智卓绝的少年，心生万念俱灰之感，如非他有着过人的聪明和替师父、师母报仇的愿望未偿，这等沉重的打击，决难承受得住。

夜色沉沉，山风呼啸，方兆南茫然向前走着，直待去路被一座山壁挡住，他才停下脚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高耸云表的山峰横阻去路，两侧山势绵连，虽不若阻路山峰不可攀但也在百丈以上，三面山势拱围，围成一条死谷。

大概是死谷中不易被严寒的山风吹袭，气温高于他处，寒夜中仍有温暖如春之感。

方兆南打量了四周的山势形态，心中暗道：此处地势甚佳，不如就把师妹葬在此地，心念一动，放下尸体，找一座土石稍松之处，伸手向背上抓去。

他此刻心中正在回忆着儿时和师妹相伴游乐的情景，心神不属，一把抓空，才想起长剑早已失落，转脸向陈玄霜望了一眼道：“师妹可有用以掘土之物么？”陈玄霜偶然在那石洞之中，拣到一块形如短剑一般的银牌，由怀中取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咱们就用此物掘土罢。”

方兆南想到自己也有一块金牌，虽然此物钝难伤物，但总比用手掘土强些，也从怀中取出，蹲下身子，开始挖土。

陈玄霜在他对面蹲下，挥动手中银牌相助。

两人都是功力甚深之人，腕力极强，手中虽是钝物，

但片刻之间，已经挖好了一个土坑。

方兆南放下手中金牌，抱起师妹遗体，放入土坑，却
不忍把土石填上，凝目相注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不知过去好多时间，忽闻一个异常清脆的声音说道：
“瑛儿，瑛儿！”

声音虽是清脆，但吐字却极生硬，听来使人心生惊怖
之感。

两人不约而同，一齐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只高大的白毛
鹦鹉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，“此鸟甚是灵巧，又是口吐人
言，或许知道我师妹被害之情。”当下向树上一招手说道：

“鸟儿、鸟儿，飞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他本是存着万一侥幸之心，哪知一招手，白鹦鹉竟然
应手而下，落在他身侧。

这等罕见的灵巧的鸟儿，能见到的人，大概无不喜爱，
陈玄霜欢喜得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师兄，这鹦鹉真好……”忽
然目光触到了僵卧在土坑中的尸体，立时住口静站一侧。

方兆南黯然一笑，望着那大白鹦鹉，说道：“鸟儿，
鸟儿，你如真个通灵，就告诉我，我师妹被害经过。”

白鹦鹉望望僵卧在土坑中的尸体，叫道：“不……不
瑛儿，不……瑛儿！”

它大概没有学说过的字，叫将起来，口齿不清，听得
人莫明所以。

方兆南凝神静听，除了瑛儿两字叫得十分清晰，始终
没法分辨出它在瑛儿两字之前，说的什么。不觉心头大急，
高声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余音未住，白鸚鵡突然振翼而起，破空飞去，方兆南急忙一跃而起，大声呼叫，但那白鸚鵡却不再理他，疾飞而去。

方兆南呆呆地望着鸚鵡的去向，楞了半天，忽然心有所悟，暗道：“此鸟定然吃过人亏，而且那人伤它之时，又先说过什么二字，是以它听得‘什么’两字之后，立时振翼急去。”不禁大感懊悔，顿足一声长叹，填好石土，留下记号，离开山谷。

陈玄霜忽然间变得十分温柔，款款细语，劝他保重身体。

方兆南心中亦知徒自忧伤与事无补，当下勉强打起精神，和陈玄霜，连夜离开了抱犊岗。

周慧瑛之死，不但使他万念俱灰，而且心中感到愧疚无比，如果自己不贪图驼背老人精奇的武功，早日赶回抱犊岗来，师妹也不致遭那怪姬毒手，落得个横尸密洞的悲惨结果，这份愧疚之心，加深了他的怀念之情……。

他原拟和周慧瑛同赴西湖栖霞岭，拜晤垂钓翁林清啸的打算，也因周慧瑛这一死，打消了西湖之行的念头。

他默默算天下英雄聚会泰山的日期，相距只不过月余的工夫，当下对陈玄霜道：“师妹，我答应带你到西湖游历之事，只好向后移动了，因为天下武林高手到泰山之会，距今不过月余工夫，这场大会，主持之人，乃当今领导武林各大门派的少林寺主持方丈，与会之人，自然都是名重一方的高人，想这次大会的热闹，实是千古难得一见的盛举，咱们也籍这一段时间，游历一下鲁中风光……”忽然想到陈玄霜一直相随祖父，住在鲁南，想必对山东各

地风光，早已熟知胸中，这般随口而言，只怕她心中不乐。

哪知陈玄霜却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我虽和爷爷在鲁南住了甚久，但他老人家只知日夜催我练习武功，从来就不肯带我到外面走动……”说话间，笑意盈盈，斜睨着方兆南，脸上欢愉洋溢，目光中满是感激之情。

方兆南看她身上，衣衫，仍是那件褴褛裤褂，暗中忖道：她肤色虽然稍觉黑点，但面形轮廓却是秀美无比，如果换上一袭新衣，定是位风姿卓越的玉人……。

相距泰山英雄大会的时间还有月余之久，两人尽多有充裕的时间可用，是以不再兼程急赶，一面游览着沿途的风光，一面缓缓步行。

这日，到了兖州城中，沿途上，但见车马驿道，大都三山五岳中的英雄，赶赴泰山英雄大会的高人。

他暗暗惊奇那冥岳主的威风，就凭他一枚银梭，一纸白笺，竟能使望重武林的少林方丈，亲身出马……。

忖思之间，到了一座甚大的客栈之前，平时这般时光，大都有店家拦路让客，今日却是大不相同，似是客栈早已住满了客人一般。

方兆南大步走入店中，叫道：“店家！有房间么？”

店小二望了方兆南一眼，看他衣着华贵，赶忙陪笑说道：“这几日来，客人多，现下天虽未黑，但所有房间，都已为客人定下，客爷还是请到别家瞧瞧去吧！”瞥眼见陈玄霜一身褴褛裤褂，紧依方兆南而立，不禁多望了两人一眼。

方兆南一连走了数家，店家都是一般的口气回答，知